



从临朐的山涧溪流到青州的沃野平畴，再到寿光的潮滩湿地，有206公里的流程。弥河与流经的山地、平原，共同造就了不同的气候特点，而人类活动也不断重塑着弥河的地貌。



流经之处地理风貌各异



寿光段弥河河道。
刘增武 摄

青州段弥河河道

于寿光北部进入渤海 “三水”交汇形成滨海湿地

弥河最终在寿光市北部注入渤海，入海口处的三角洲是近3000年来泥沙沉积的产物，平均每年向海洋推进15米，造就了寿光独特的“三水”地貌——河水、海水、地下水在此交汇，形成总面积1.2万公顷的滨海湿地。

这片湿地的土壤是特殊的潮土，表层覆盖着10厘米—20厘米的盐渍层，在蒸发作用下形成白色的盐霜。但在这种看似贫瘠的环境中，却生长着芦苇、碱蓬等耐盐植物。每年秋季，碱蓬群落会变成赤红色，与绿色的芦苇荡构成“红滩绿苇”的壮阔景观，吸引丹顶鹤、东方白鹳等200余种水鸟在此越冬。寿光市因此设立了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，将湿地保护与生态旅游相结合，每年接待的观鸟爱好者超过50万人次。

弥河入海口的潮汐作用，形成了独特的“潮沟”地貌。这些由涨落潮冲刷而成的天然水道，如毛细血管般遍布滩涂，涨潮时海水沿潮沟深入内陆，带来丰富的浮游生物；退潮后则留下星罗棋布的水洼，成为招潮蟹、弹涂鱼的乐园。当地渔民根据潮沟走向设置“迷魂阵”渔网，这种与潮汐节律同步的捕鱼方式，已延续了数百年，如今被纳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

下游平原的地貌深刻影响着寿光的气候特征。由于湿地的调节作用，寿光市区年均气温较同纬度内陆地区低1.2℃，而空气湿度高出8个百分点。这种气候条件使其成为全国最大的反季节蔬菜生产基地——冬季的塑料大棚既利用了湿地带来的温和气候，又通过排放的二氧化碳促进蔬菜生长，形成独特的“湿地—大棚”生态循环系统。

弥河塑造的地理风貌，绝非孤立的景观片段，而是相互关联的生态网络。临朐山地的森林如同绿色水库，每年涵养的水源相当于3个西湖的蓄水量，通过地下潜流与地表径流补给下游；青州平原的农田拦截了30%的泥沙，减少了对寿光湿地的淤积；而寿光湿地则像天然净化厂，每公顷芦苇每年可吸收12吨氮磷，改善了入海口的水质。

这种地理关联在气候调节上体现得尤为明显。2023年夏季，山东遭遇百年不遇的干旱，弥河流域却因山地地形形成的“小气候”，使临朐、青州、寿光的旱情程度依次减轻——上游山地的地形雨为下游补充了水源，中游平原的植被蒸腾增加了空气湿度，下游湿地的水分蒸发则形成局部对流雨，三者共同构成了流域的“气候缓冲带”。

人类活动也在不断重塑着弥河的地貌。青州境内的“北阳河改道工程”将支流引入弥河主河道，既解决了历史上的涝灾问题，又形成了新的滨河湿地；寿光的“退盐还湿”工程拆除了2000公顷盐田，使湿地面积十年间增加15%。这些实践证明，地理风貌并非一成不变的自然遗产，而是人与大自然共同书写的动态史诗。

临朐山地坡度陡峭 明代发明“石堰梯田”耕作系统

弥河在临朐境内的68公里，是一部山地与溪流的狂想曲。源头所在的沂山玉皇顶海拔1032米，作为鲁中最高峰，其花岗岩山体如大地脊梁般撑起流域的生态穹顶。这里的岩石表层覆盖着由火山灰与腐殖质构成的薄层土壤，在温带季风气候的滋养下，孕育出以油松、侧柏为建群种的针叶林，间杂黄栌、五角枫等落叶阔叶树，形成垂直高差达500米的植被带谱。每当春末，海拔800米以上的杜鹃花海沿山脊铺展，与谷底的溪流构成色彩

与声响的二重奏。河流出沂山后，在临朐盆地边缘切割出十余处深达百米的峡谷。其中最著名的冶源水库上游峡谷，两岸崖壁由石灰岩构成，经流水溶蚀形成蜂窝状溶洞，雨季时瀑布从洞顶倾泻，与谷底的鹅卵石滩构成独特的喀斯特水文景观。这种山地地貌造就了临朐“十年九旱，一雨成涝”的特殊气候——山地拦截东南季风带来的水汽，使县城年均降水量较下游青州多出120毫米，而陡峭的坡度又导致雨水快速汇入河道，

易引发短时洪峰。为适应这种地理特质，临朐人在明代就发明了“石堰梯田”耕作系统。在九山、寺头等镇的坡地间，层层叠叠的玄武岩石堰最高达30米，既防止水土流失，又将零散坡地整合为可种谷子、糜子的耕地。这种与山地共生的智慧，至今仍在延续——如今的临朐山区，梯田与生态林带交错分布，核桃、山楂等经济林取代了传统作物，既保持了水土，又为农民带来稳定收入。

弥河在青州呈“游荡型” 沙洲密布水流时分时合

弥河进入青州境内，河道挣脱山地束缚，在鲁中平原上舒展腰身。此地貌是1.2万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，由河流泥沙沉积形成的冲积扇平原，地势以每公里0.5米的坡度缓缓向东北倾斜。这片东西宽约40公里的平原，土壤以褐土为主，富含钾、磷等矿物质，耕作层厚度达50厘米以上，成为山东最早被开垦的农耕区之一。

青州城东南的谭坊镇一带，弥河支流形成的网状水系造就了“井字田”景观。田间每隔百米便有一条人工开挖的灌渠，与弥河主河道构成完善的灌溉网络。这种水利系统最早可追溯至北魏时期的“邰道元渠”，如今已升级为智能化喷灌系统。青州由此成为全国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，每年向京津地区供应的葱、姜、蒜总量占其消费市场的35%。

山脚下的洼地则改造为鱼塘，形成“上果下渔”的立体农业模式，这种布局既适应了岗坡地易旱、洼地易涝的特点，又最大化利用了土地资源。弥河在青州境内的河道呈现典型的“游荡型”特征，河床最宽处达500米，沙洲密布，水流时分时合。这种地貌源于上游带来的大量泥沙——青州段年输沙量80万吨，泥沙在平缓河段沉积形成新滩，逐渐发育为长满柽柳、杞柳的沙洲。每年春，沙洲上的柳絮随风飘散，与两岸麦田的新绿构成“绿雪漫川”的奇景，而这些灌木根系又能固定泥沙，减缓河床抬升速度，形成自然的生态平衡。

平原与山地的过渡地带，形成了特殊的“岗坡洼”微地貌。青州西部的邵庄镇，残留着第四纪冰川作用形成的崮形山，这些顶部平坦、四周陡峭的山体如孤岛般矗立在平原之上，成为天然的地理坐标。当地村民利用崮顶的平坦地形种植耐旱的枣树，而